

领略世界孤本的文学魅力

感受世界名家的绝美情怀

# 欲魔·娜娜

孤本  
小說

第四册

图  
文  
珍  
藏  
版

【法】左拉◎著  
张斌◎译

線裝書局

線裝書局



世界传世藏书  
世界孤本小说  
目录

世界传世藏书  
「图文珍藏版」

# 世界孤本小说

川孤  
說本

马松源◎主编

綫装書局



# 目 录

欲魔 ..... (1)

娜娜

    导读 ..... (210)

    第一章 ..... (211)

    第二章 ..... (228)

    第三章 ..... (242)

    第四章 ..... (256)

    第五章 ..... (274)

    第六章 ..... (292)

    第七章 ..... (310)

    第八章 ..... (326)

    第九章 ..... (345)

    第十章 ..... (361)

    第十一章 ..... (379)

    第十二章 ..... (400)

    第十三章 ..... (413)

    第十四章 ..... (436)



世界孤本小说

全译插图本

# 欲魔

[法国] 左拉 著 张斌 译



## 导 读

左拉(1840~1902)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艺理论家。1840年4月12日出生于巴黎,幼年丧父,在外祖父的接济下生活,他在中学时已显露出文学才华,试写过一些作品,60年代,左拉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并逐步建立了他的自然主义理论,在他的《实验小说》、《戏剧中的自然主义》等作品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文学理论,成了自然主义理论的创建者,从1868年开始,左拉伏案工作25年,完成了一部《人间喜剧》式的连续性大型作品《卢贡—马卡尔家族》,全书共包括20部长篇,其重要作品有:《小酒店》、《金钱》、《萌芽》、《欲魔》、《娜娜》等,继《卢贡—马卡尔家族》后,左拉又完成了长篇小说三部曲《三城市》。晚年,左拉写了抒发他社会理想的《四福音书》,他的作品气势雄浑,笔力酣畅,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欲魔》是左拉所有作品中颇受争议的代表作之一。行进的火车上发生了离奇命案,格兰摩伦院长被谋杀,凶手竟然是受过院长恩惠的罗勃夫妇,这期间究竟隐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内幕?收入不菲可精神分裂的司机长杰克又是如何被卷入其中并深受其害的?控制欲极强的桑芙琳为何被情欲冲昏了头脑犯下难以饶恕的过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都在故事的娓娓道来中揭晓。



罗勃走进房里，手里拿着一根面包，一包卤肉和一瓶白葡萄酒，把它们放到桌子上。维克多娅在早上上班以前一定给火炉盖上了好多煤屑，房间里简直热得令人窒息。这位车站副站长打开窗户，两肘靠在窗栏上。

这是西部铁路公司供给职员们居住的一幢高楼，占去阿姆斯特街的一部分。五层楼屋顶室转角的窗子开向车站，车站一带是穿过欧罗巴区的广阔坑道，整个地平线一览无余。二月中旬这一天的下午，灰色天空温和、湿润，阳光融融，似乎显得更加广大。

在对面，这筛下的星星点点的阳光下，互相混杂着罗马路的许多房子，互相隐没，看来好像很轻巧。左边，是许多遮盖的停车场。门廊很大，顶上的玻璃都给煤烟熏黑了，它们属于各个干线，场面很宽广，一眼看不到边。邮政局和热水箱房，同其他支线——如亚尔桑德伊、凡尔赛和环城铁路与较小的厂房分开，右边，欧罗巴桥星形铁架截断坑道，人们看这凹陷的宽阔路线重新显现，一直伸展到巴底尧尔隧道。就在窗子底下，占去整个广大面积的三条双轨道由桥底出来，自行分支，隔成开展的扇形，像无数金属线条继续向前伸长，一直消失在各个厂房的深处。桥的环洞前面，扳道员的三个岗舍显出赤裸裸的小园。铁轨上停满客车和机头。苍白的阳光下，一个大红信号点缀在一片拥塞和混杂里。

罗勃很有兴趣地想到他的勒·阿佛尔车站，每次他到巴黎来过一天进入维克多娅的寓所时，职业意识总重新浮到他的脑海里。各个干线的厂房底下，从蒙特开过来的火车到达时总引起月台的颤动；他的眼睛留意着调配机头，带有煤水车的一部小机器，下面装了三对低轮子，正开始拖拉列车，看它又忙碌又活泼，时进时退，推着车辆向停备轨道驶去，心中觉得非常有意思。另一部快车的机头很雄壮，有两对高大的车轮，它单独留下，烟囱里喷出一大股黑烟，缓慢地飘向平静的天空。他特别注意三点二十五分开赴刚城的火车，里面已载满旅客，正等着机头。这机头停在欧罗巴桥另一边，看不见，只听到它像不耐烦似的，发出急迫的小汽笛，要求开道，信号一发出，它立刻答以简短的尖叫，表示它已听到。开动之前，它沉默了一下，打开放汽的龙头，向地面喷射蒸腾的蒸汽，发出震耳的尖声。罗勃看见这奔腾回旋的白雾，从桥边溢出来，像雪白的绒毛飞舞在铁的桁梁之间。空间一角变白，而另一机头的浓烟则继续扩大，在黑幕后面，还隐隐闻到长长的汽笛声、指挥声，和转车盘的震撞声。接着，弥漫的白雾里忽然露出一道裂缝，凡尔赛火车和亚尔桑德伊火车。一列上行，一列下行，交叉而过。

罗勃正想离开窗口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俯身外望，看见下面四楼平台上站着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认出是车长亨利·多凡涅,亨利·多凡涅同他的父亲,干线的副站长,两个可爱的妹妹克莱尔和索菲娅,十八岁和二十岁的金发女郎,一起住在那里,她们靠两个男人的六千法郎工资,一直过着欢乐的生活。人们总听见姊姊笑,妹妹唱歌,一个笼子关满热带岛屿小鸟,发出争鸣婉转的叫声。

“怎么?罗勃先生,您到了巴黎吗?……啊!对了,为您同县长纠葛的事情吧!”

副站长重新靠到窗口上解释他是搭每天上午六点四十分的那趟快车离开勒·阿佛尔的。业务处长召他来巴黎,说有重要事情等着他来面谈。他还把没有因这次召见丢掉他的职位当做是幸运。

“您太太呢?”亨利问道。

太太,她也愿意来购买东西。她的丈夫此刻就在他们每次到巴黎来旅行时,维克多娅妈妈借给他们的房子里等候她;这位女主人因她下面卫生室工作缠住不能上楼时,总乐意借出这个卧室,让他们可以单独平静地吃午餐。那天,他们想首先办好事情,就只在蒙特吃过一小块面包。而现在已过三点钟,他们早已饥肠辘辘。

亨利为讨好他们,又问:

“今晚你们住在巴黎吧?”

不,不!他们将乘每天下午六点三十分快车回到勒·阿佛尔去啊!是的,请假!人们打扰你,只让你放下包袱,而立刻又要催你回去!过了一会儿,两人对视着,摇摇头。这时一部着魔似的钢琴突然爆发出响亮声音,他们再也听不见对方说什么。一定是两位妹妹在乱弹琴,她们笑得很响,像笼里的小鸟鸣叫。也轮到年轻人快活起来,亨利道声再见,走进房里,副站长一个人站了一会儿,两眼看着洋溢着青春欢乐的平台。接着他举目远望,只见那部机头已关闭放汽管,由扳道员送到刚城列车上。最后几缕白色蒸汽已消失在玷污天边的巨大黑烟中间。他也重新回到房间里。

罗勃走到杜鹃钟前面,此时时针指向三点二十分,罗勃做了一个失望的手势。真是鬼才知道,桑芙琳怎么会这样迟迟不回来?她一走入店铺,仿佛再也不想出来。为了缓和胃里难忍的饥饿,他忽然想去摆好桌子。他很熟悉这两道窗的宽阔房间:它同时是卧室、餐厅和厨房,里面有胡桃木家具、挂上红棉布的床铺、食具橱、圆桌以及诺曼底衣柜。他从食具橱里拿出饭巾、菜盆、叉子、刀和两个玻璃杯。这些东西都非常干净,他做着这些家务,觉得很有趣,他仿佛在玩儿时的分食游戏,看看洁白的饭巾心里很舒服。他很爱他的夫人,一想到她开门看见时爆发出快活的笑声,就觉得欢悦。他把卤肉放到菜盆里,旁边摆上白葡萄酒瓶,他突然觉得不安,睁大眼睛找什么,接着很快从衣袋里抽出已被忘记的两包东西:一小盒沙丁鱼和一块格吕耶尔干乳酪。

三点半的钟已敲过,罗勃耳朵倾向楼梯,一听到些微声响,马上就转过来。他等得无聊就在镜子前注视自己。他并不老,将近四十岁,卷发的鲜明赭色并没有变淡,留的胡须很繁密,显出阳光般金黄;中等身材,但非常强壮。他喜欢自己的人品,很满意自己前额低,后头厚,圆而红润的面孔,一对活泼的大眼,照亮稍平的头颅,他眉毛紧蹙,前额划满嫉妒的皱纹。与他结婚的女人比他小十五岁,这些屡次对镜自照的目光使他自信,他还

年轻,他尽可以安心。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罗勃跑过去开了门,但她是隔壁房间里车站卖报女贩。他再回来,注视着食具橱上一个贝壳盒子。他很熟悉这个盒子,这是桑芙琳赠给她的乳母维克多娅妈妈的礼物,这小东西足以唤醒回忆,他的恋爱故事因而全部展现在眼前。不久就将近三周年了。他生于南方的普拉桑,父亲是一个车夫,他服过军役,获得过特务长袖章,当了很久的蒙特车站搬运工,后来升到巴朗丁车站的搬运工领班,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他心爱的女人,那时她从陀恩维尔来,同格兰摩伦院长的女儿,贝尔蒂小姐,到车站来搭乘火车。桑芙琳·奥布丽只是格兰摩伦家一个园丁的次女,但是院长,她的教父和监护人很宠爱她,让她做他女儿的伴侣,把她们两人送到卢昂的同一所寄宿女子学校去读书;她本身也有那种出身高贵的气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勃只远远渴慕她,只存着不粗俗的工人对待小姐的激情想念她,认为她是个珍贵的宝贝,不会轻易落到他的手里。那就是他一生的唯一恋爱故事。他可以同她结婚而不花一个铜子,他可以只为占有她的快乐而娶她。他终于斗胆提出他的要求实现了超过他梦想的收获:除了桑芙琳和一万法郎陪嫁之外,已退休的院长——现任西部铁路公司董事会董事,还给他意外的庇护:结婚第二天,他就升作勒·阿佛尔车站副站长。无疑,他自己也具有坚守岗位,准时上班,诚实,虽然知识有限,办事却很灵活的好职员所具有的种种优点,这一切极好的表现足以解释他的求婚很快就被接受,他的升迁很快就被批准的理由,可他宁愿相信他的一切都是靠他的女人。所以他一向都热爱她。

罗勃开好沙丁鱼罐头后,确实不能再忍耐了。他们本是约定三点钟会面的。她可能到哪里去了呢?她不会对他说一双半筒靴和六件衬衫需要一天工夫吧!他重新走到镜子前面,发觉自己眉毛紧蹙,前额被一条粗硬的皱纹截断。在勒阿佛尔,他从来不曾怀疑她。到巴黎,他总是设想种种危险,诡计和过失。一阵血浪涌向他的脑门,他昔日工人的拳头,如他推车时一样,突然捏紧。他重新变成忘我的凶暴者,处在盲目愤怒的发作下,他将绝对有可能敲碎她的头卢。

桑芙琳推开门,带着新鲜而快乐的面容出现在他眼前。

“是我呀……嗯?你一定以为我迷路了?”

她二十五岁,光彩照人,身材苗条,若就她的小骨骼说,她又似乎相当丰满。初一看,她并不漂亮,长脸孔,大嘴巴,露出可赞叹的洁白牙齿。要是你仔细注视她,奇特的蔚蓝色大眼睛在她厚密黑发下极具诱惑的魅力。

她看丈夫不回答,继续用她所熟悉的迷乱和激动的目光审察着她,她就解释道:

“哦!我一直在跑……你可以想象,因为不可能搭上公共马车,而我又愿意花钱租一辆小马车,所以我一直在跑……看,我浑身发热!”

“算了吧。”他粗暴地答道:“我不会相信你是从便宜公司走出来的!”

但是她立刻露出孩子般的可爱姿态,扑入他的怀里,并让她那肥厚和漂亮小手捂在他的嘴上。

“坏家伙,坏家伙,你住口!……你很知道我有多么爱你!”

她的整个人品里发出的如此深的诚恳,让他觉得她还是那样天真,那样伶俐,他马上



狂热地将他紧紧搂在自己的胳臂里。他的猜疑时常是这样结束的。她自动地倒在他的胸口，喜欢得到抚摸。他不断亲吻她，而她却不还吻，像天真少女，总以男女之爱而像没有觉醒的儿女情感接受他的亲热，这其实也是他的隐忧之一。

“那么，你没有搬空便宜公司吧？”

“哦？是的。我讲给你听……不过首先我们要吃东西。哦！我要饿死了！……啊！我买来一个小礼物，看我的小礼物。”

她贴近他的脸欢笑，右手插入衣袋握住里面的一件东西，而迟迟不肯抽出来。

“快说：‘我的小礼物’！”

罗勃不由笑了：

“我的小礼物。”

这是她刚给他买来的一把刀，因为他已丢失一把，为此他叹息了半个月。他惊异于这漂亮的新刀，象牙柄和刀身，他觉得它妙极了。他立刻使用起来。她看他高兴也很喜欢，便开玩笑说，要他给她一枚硬币，使得他们的友谊不能中断。

“我们吃东西吧，我们吃东西吧。”她一再说：“不，不！我恳求你等一下，不要马上关窗。你看我是多么热！”

她跟他到窗口，站在那里几秒钟，上身紧靠着他的肩膀，注视广阔的车站。煤烟暂时飞散了，太阳已隐设在罗马路后面的浓雾里。下面，一部调配机头拖着已经编组好的、将于四点二十五分开行的蒙特列车，将它推到厂房底下月台旁边停住，然后解掉扣索离开。底面，在环城铁路的厂房里，缓冲机之间撞击声说明正在加上去特别车厢。铁轨中间只有一部慢车重机头，和满身被灰尘沾黑的司机和火夫。机头停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仿佛很疲倦，喘着气，除了安全汽闸透出细小的一线，没有其他蒸汽。它正在等着人们给它开道，回到巴底尧尔停备站去。此时一个红信号闪灭，车便开走了。

“这些陀凡涅小姑娘，她们真快活！”罗勃离开窗口时说：“你听见她们乱弹钢琴吗？……刚才我见到亨利时他要我替他问候你。”

“坐到桌边去，坐到桌边去！”桑芙琳喊道。

她又起沙丁鱼，大口吞噬。啊！蒙特的小面包已离她很遥远！每次到巴黎来，这样饱餐一顿都能使她陶醉。她还记得全身颤动着，在人行道上奔跑的幸福，她还保持着她到便宜公司里购买东西的狂热与执着。每个春季，她一次消费了她冬季的全部积蓄。她喜欢到那里购买一切，说这样她可以省下她的旅行费用。她滔滔不绝边说边讲。最后心里却有点惭愧，脸上稍红一下，把她所花的整个数目，三百多法郎，都说出来。

“啊！好，”罗勃惊骇地说。“你，一个区区副站长的女人，可真会花钱！……那么，你不止买来六件衬衫和一双半筒靴吧？”

“哦！我的朋友，唯一的便宜机会！……一段花纹优雅的小绸！一顶很时髦的帽子，这是我所梦想的！几条完全制好的绣边短裙，这一切都非常便宜，而在勒·阿佛尔，我要付出双倍价钱……人们将给我送来，你等着看吧！”

她很快活，又露出哀求的惭愧态度，显得那样漂亮。他只好采取说笑的态度。再则，让他们单独留下比任何饭店都好。在幽静的房间深处，这偶尔准备的小午餐又是多么可

喜,他怎能不高兴呢!她平常只喝凉水,此刻也让自己放纵一次,不知不觉喝空她的白葡萄酒杯。沙丁鱼也已吃完,他们便开始拿美丽的新刀切卤肉。刀那样锋利,切得那样好,这简直是一种异样的胜利。

“那么,你呢,你的事情怎么样?”她问道。“你不要怪我多嘴,乱说一气,关于县长的事情,你没有告诉我,结果如何?”

于是他详细叙述业务处长如何接待他的情形。哦!这只是例行公事的训斥!他替自己辩护,他说了真实的经过,这荒唐的县长要固执地带他的狗进入一辆头等车,而在当时恰有一辆二等的专给猎人和他们的畜生保留着的车,争吵因此而起,彼此互相骂了些难听话。其实,他要别人遵守规章,处长也是赞成的;不过,可怕的是他说了自己也招认的一句话:“你们不会永远是统治者!”因而人们怀疑他是共和党人。一八六九年议会开幕时所发生的辩论和不久将举行普选的隐隐恐惧已引起政府的忧虑。所以,如若没有格兰摩伦院长的好意招呼,人们一定会调动他。此外,他只好在后者所劝告和所写好的道歉信上签了字。

桑芙琳打断他的话,喊着说:

“嗯?我要你写信给他,告诉他今天上午你没有受训斥之前,我要你同我一起去拜访他,我的确是对的……也知道他一定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摆脱困难。”

“是的,他非常爱你,”罗勃接着说,“他在公司里的势力很大……,你试想一下,做一个好职员到底有什么用处啊!人们并不吝惜对我称赞,为什么?虽然没有很多开拓精神,可是行为很好,皆具有服从命令的本质,办事也很果断,总之,一切都不错。那么,好!我亲爱的,如果你不是我的女人,如果没有格兰摩伦出于对你的友爱,竭力替我的事情辩护,我必然会完蛋。为了惩罚我,人们或许将派我到什么偏僻小站去受罪!”

她目光凝视着,仿佛自言自语喃喃说道:

“哦!当然,他的确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

她沉默了一下,停止吃东西,睁大两眼,向远处凝望。无疑的,她已想起她从前在卢昂十七余公里以外,陀恩维尔宫堡的童年生活。她从来没见过生母。当她的父亲,园丁奥布利去世时,她已十六岁,就是这个时期,已经丧妻的院长要她留在女儿贝尔蒂身边,由他的妹妹,已寡居的波娜洪太太,一个工厂主的夫人监护着,宫堡现已属这位太太所有。比她大两岁的贝尔蒂,在她之后半年结了婚,嫁给了卢昂法院的一个推事,一个干瘦而脸黄的矮个子——赖什纳先生。前一年,格兰摩伦院长还是他这故乡法院的首脑,经过辉煌的法官生涯后,他就在这里退休了。生于一八〇四年,一八三〇年革命第二天,他就任梯涅的代理检察官,后来历任芬丹伯罗和巴黎的代理检察官,多罗亚的检察官和勒那的首席检察官,最后才当上卢昂法院院长。拥有数百万家产,从一八五五年起,被选为州议会议员。他退休那天,又获得荣誉团骑士勋章。在她记忆深处,她重新看见他同现在一样,还是短大和结实。原来像刷子一样的金黄头发很早就变白了,嘴边没有八字胡,方形的面孔上,绕有一圈剪得很低的颊须,他的容貌因他的深蓝眼睛和大鼻子而显得很严肃。他是不容易接近的人,周围的人都怕他。

罗勃只得提高声音,重复两次:



“唉！你究竟在想什么？”

她吃了一惊，不免微微颤栗，好像突然被恐惧震动一下。

“什么也没想。”

“你不再吃东西，难道不饿了吗？”

“哦！不，……你看吧！”

桑芙琳喝空白葡萄酒杯，吃完盒里的一块卤肉，但是他们感到恐慌：他们的一斤面包已被扫光，没有留下一口，可以和干乳酪吃。他们推开一切，在维克多娅妈妈的食具橱深处发现一段放了很久的硬面包，不禁欢喜得叫起来，虽然窗还开着，房间里依然很热，少妇因火炉正在她背后，更不觉得凉爽。在这房间里，吃这意外的午餐，她的脸色变得更激动，更粉红。一谈及维克多娅妈妈，罗勃又想到格兰摩伦：看，这又是一个受他恩惠的女人！本是被诱奸过的女郎，她的孩子在生下来就死了。桑芙琳母亲因分娩故世了，继而她就做了这孤女的乳母，后来嫁给公司一个火伕，吃光一切，她在巴黎只靠少许裁缝工作，过着艰苦生活，后遇见她哺乳过的女儿，恢复旧日的关系，她已成为一个被院长保护人；今天他给她在卫生处谋到一个顶好的职务，要她看守化妆兼盥洗室的女厕所。公司每年只给她一百法郎，可是由于赏钱的收入，她可以实得一千四百法郎左右，至于住宿，这冬季烧热的房间，还不计算在内。总之，这是一个很有趣而报酬又很可观的工作，罗勃估计，如果她的丈夫柏葛，不在路线两端乱花钱，过着放荡生活，而能带回他做火伕的固定工资和奖金，约二千八百法郎，他们一家每年可以有四千余法郎收入，这比他在勒·阿佛尔车站副站长的所得，多了一倍。

“不错，”他最后说，“一切女人都不愿意看守厕所。可是世上并没有下贱的职业。”

此刻，他们不像刚才那么饥饿了，只以怠倦的样子慢慢吃着，一小块又一小块，切下干酪，借以延长他们可爱的午餐。他们也逐渐变得徐缓了。

“话又说回来，”他喊道：“我忘记问你……为什么你拒绝院长，不到陀恩维尔去过两三天呢？”

他的精神由于酒足饭饱变得好起来，又想起他们上午去车站附近岩石路公馆拜访；他重新看见自己在肃穆的大书房里，听见院长曾对他们说起他将于第二天动身到陀恩维尔去。接着，仿佛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情愿当天晚上同他们一起搭乘六点三十分的快车，然后领着他的教女到很久以前就想见她的妹妹波纳洪太太家里去。但是少妇提出种种理由拒绝了邀请。

“你知道。”罗勃继续说，“我觉得这小旅行没什么不好。你还可以到那边，一直留到星期四，我会料理自己的事情……不是吗？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很需要他们帮忙。拒绝了他们的好意，这是不大明智的选择，尤其是你的拒绝似乎使他真的难过……所以我不断催促你接受，待你拉扯我的大衣，我只得附和你，可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理由……嗯？你为什么不愿意呢？”

桑芙琳露出游移的目光，不禁做一个不耐烦的手势。

“难道我能让你一个人回去吗？”

“这不是理由……我们结婚以后,三年之内我曾两次到陀恩维尔好好过了一个星期。并且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第三次到那边去。”

少妇更加局促不安,她转过头来。



“总之,这我并不感兴趣,也不想去。你不会强迫我去做我所不喜欢的事情吧?”

罗勃摊开双臂,仿佛他并不强迫她去做任何事情。可是他又说:

“那么,你一定对我隐瞒了什么……再问一句,难道波纳洪太太没有好好接待你吗?”

哦!不,波纳洪太太总对她很好。她是那样可爱,又高大,又强壮,满头美丽的金发,虽然已五十五岁,看起来还是那样漂亮!从她的寡居,甚至从她丈夫还活着的时候起,人们就开始议论,说她的心往往有别的寄托。在陀恩维尔,人们都尊敬她,因为她使所住的富堡成为欢乐的场所,卢昂整个社会,特别是司法界,都到那里串门。在司法界,波纳洪太太交了很多朋友。

“那么,你招认吧,是赖宣那夫妇曾对你表示冷淡吧!?”

无疑自从她和赖宣那先生结婚以后,贝尔蒂已不像从前那样对待她。这可怜的红鼻子贝尔蒂,那样不被重视的一个人,她现在已变得不大好。在卢昂,一般太太们都非常夸张她的高贵。她所嫁的是一个丑丈夫又粗暴,又吝啬,仿佛生来就要他的夫人减色,而且使她的脾气变得很怪癖。但是,贝尔蒂对她旧日的女伴,还表示合式的态度,桑芙琳并没有切实的事情可以责怪她。

“那就是院长在那边使你不高兴吧?”罗勃问道。

桑芙琳直到那时,只以平静的声音慢慢回答他,听到这句话,又突然被不耐烦的情绪袭击。

“他!这是什么念头?”





她神经质地继续轻声说下去。人们几乎见不到他。他在大花园里保留一个厢房，厢房的门开向一条荒凉的小巷。他出出进进，都不让别人知道。此外，他妹妹甚至不知道他到达的确切日期。他在巴朗丁租一辆马车，总在夜间让人领他到陀恩维尔，他整天整天生活在厢房里，不被一切人知道。啊！在那边，不会是他会来妨碍你们！

“我之所以对你说起这个，因为你曾二十次告诉我，你很小时，他就使你害怕。”

“哦！使我害怕，和平常一样，你总是夸大事实……他不大笑，这是事实。他的大眼总是固定地注视别人，别人立刻会低下头，不敢看他。我曾看见很多人慑于他著名的严厉和贤名，总感到紧张，不敢向他说一句话……但是，我，他从来不斥责，我时常觉得他对我是特别的……”

她的声音又变得缓慢，目光消失在远处。

“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同许多小朋友在花园的林荫道上玩耍，如果他一出现，大家都躲藏起来，甚至他的女儿贝尔蒂也吓得不断颤抖，怕自己会犯什么过失，而我却平平静静等候他。他走过来，看见我鼻子朝天，露出微笑留在那边，他总轻轻拍拍我的面颊……后来，到十六岁，当贝尔蒂要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总叫我去求情。我说话不低头，觉得他的目光一直深入我的内心。但是我尽不管这一套，因我是那么确信他一定会答应我希望的一切！……啊，是的，我记得！我记得！只要一闭上眼睛，花园里每一个树丛、宫堡，每一个走廊或房间，都立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她停住口，垂下眼皮，涨红的脸仿佛掠过往事的震颤，她闭口不谈往事。就这样呆了一会儿，她的两唇微微掀动，似乎不由自主地痉挛，痛苦地抽搐嘴角的一角。

“他对你一定很好。”罗勃点起烟斗说，“他不但命人像培养小姐一样培养你，而且还贤明地管理你的少数金钱。我们结婚时，他扩大了这个数目……他当我的面说过，他要留给你若干财产，那还不计算在内。”

“是的。”桑芙琳喃喃回答，“这摩弗拉十字房子，这被铁路截断的产业。人们有时到那边去过几天……哦！我并不希望得到这个，赖宣那夫妇一定设法不让他留给我任何东西。其实，我宁愿这样，宁愿不接受他任何财产！”

她用那么尖锐的声音说出这最后一句话，罗勃不免吃惊，从嘴里抽出烟斗，圆瞪眼睛注视她。

“你这人真奇怪！人们肯定院长很富，他的财产不止数百万，他将自己的教女列入他的遗嘱，又有什么不好呢？任何人都不会觉得奇怪。这会帮助我们，能让我们好好安排我们的生活。”

接着，一个念头掠过他的脑海，使他突然笑出声来。

“你或许是怕人们把你看作是他的女儿吧？……因为，你知道，尽管他态度冰冷，对院长的为人，人家还是偷偷说过不少坏话。据外面谣传，他女人没死之前，所有女仆都已落入他的掌心。总之，像他这样强壮的老家伙，就是今天也会偷女人哪！……啊！我的上帝！假定你是他的女儿的话……”

桑芙琳粗暴地站起来，面孔气得血红，她的蓝色眼睛在厚密黑发下，射出恐怖的飘忽的光芒。

“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我不愿你拿这个来开玩笑，你听见吗？难道我会是他的女儿吗？难道我像他吗？……看吧，这已够了，我们谈别的事情吧。我不愿意到陀恩维尔去，因为我不愿意，因为我宁愿同你一起回来勒·阿佛尔。”

他摇摇头，做了个手势平息了她的生气。好，好！既然这会刺激她的神经，他也就不再说了。微笑着，从来没看见她那么激动，无疑，这一定是白葡萄酒的功效。他想求得她的饶恕，重新拿起新买来的刀，出神地想了一会儿，并细心地揩擦它，为了表明它像剃刀一样锋利，他用刀剪割自己的指甲。

“已是四点一刻了……”站在杜鹃钟前的桑芙琳喃喃说，“我还有几处地方要跑……应该想到我们的火车。”

她为了完全平息自己的神经激动，把房间稍加整理一下后，靠在窗口。罗勃放下手里的刀和嘴上的烟斗，也离开桌边，走近她，从背后慢慢把她抱到自己怀里。他这样搂抱她，让自己的下颌放在她的肩膀上，头紧靠她的头，彼此都不再动，他们注视着。

下面，调配的小机头仍然来往奔跑，毫无休止，人们几乎听不见它们的活动。它们像活泼而谨慎的主妇，只发出车轮的钝重响声和不停的汽笛尖叫。其中一部消失在欧罗巴桥下面，给一列已被解开的特鲁维尔火车拖去停备着。在铁桥对面，它遇到一部从停备站里开来的机头，又崭新又坚固，已准备出发。机头全身的铜和钢铁闪闪发光，简直像孤单的散步者一样慢慢行走。这缓步的火车头停下来，发生两声短促的鸣叫，向扳道员求路，后者马上把它送到干线敞房底下那沿月台完全调配好的列车上。这是四点二十五分开赴第厄普的火车。一大群旅客拥塞着，人们听见载满行李的四轮车子滚动声响，许多工人把热水箱一个又一个推到车厢里。但是机头和它的煤水车，带着钝重冲撞，接触到前部的行李车，人们看见工头亲自旋紧交接棒的螺丝钉。此时朝巴底尧尔方向看去，天已昏暗，薄暮的细灰，笼罩街上房子的正面，仿佛已降到轨道那像扇骨一样展开的广大平面上；在这混沌的空间里，远处不断有近郊和环城火车交叉驶过，越过遮蔽大敞棚的昏暗顶面，逐渐变黑的巴黎上空飞舞着支离破碎的暗红色烟雾。

“不，不！放开我！”桑芙琳喃喃说。

他逐渐为这年轻身体的温暖激动，更热烈地抚摸她，她的气息使他陶醉。她为了挣脱掉，弯曲腰部，然而这更激发他的疯狂情欲，藉突然的动作，他抱她离开窗口，手肘随即关上了玻璃窗。他的嘴寻找她的嘴，双唇紧紧亲吻她。他抱着她向床边走去。

“不，不！我们不在自己家里……”她重复说，“我恳求你！不要在这个屋子里。”

她吃过食品和白葡萄酒，身上还滞留着她是在巴黎奔跑的狂热，她自己似乎也陷入陶醉。这太热的房间，这散乱着食具的桌子，这变成温雅娱乐的意外旅行，一切都燃烧她的热血，使她被柔软的震颤掀起。然而她拒绝，她抵抗，在惊骇的激动中，她的身体靠紧床头，弯成半弓形，而她却不能说她为什么要如此反抗。

“不，不，我不愿意。”

他的血已涌到皮肤上，已然停不住粗暴的巨手。他颤抖，简直要扼死她。

“傻瓜，难道别人会知道吗？我们将重新整好床铺。”

平常，在勒·阿佛尔家里，夜班下来吃过早餐以后，她总是和悦柔顺地任他摆布。这





对她仿佛没有什么快乐,不过,她总表现出幸福的柔意,向他的快乐表示多情的同感。此刻,最使他发狂的,是觉得她从来没有如此热烈,如此性感。她的黑发反光遮暗了她的鲜蓝和平静的眼睛,那稍大嘴巴在她的温柔脸蛋上显得血红。他面前简直是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为什么她拒绝呢?

“说!为什么?我们有的是时间。”

由于一种莫名其妙的忧虑,在她似乎不能明确判断事物,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何挣扎。她发出一声真正痛苦的叫声,他因而只好突然停住。

“不,不!我恳求你,放开我!……我不知道,一想起此刻干这种事,我的喉头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我觉得很难过……这不大好。”

两个人都跌坐在床沿上。罗勃用手摸摸面孔,仿佛要拂去燃烧的灼热。看到他重新变得很有理性,她可爱地俯下来,在他的面颊上亲了一下,对他表示她还很爱他。他们俩这样坐了一会儿,不说话,恢复平静。他重新拿起她的左手。她戴结婚戒指的同一手指上套一颗旧的、头上镶一颗红宝玉的蛇形金指环,他就摸着它玩。他常常看见它这样套着。

“我的小蛇戒,”桑芙琳以为他注视金指环,感到说话的迫切需要,立刻用做梦般的不由自主的声音说,“这是在摩弗拉十字,为庆祝我十六岁,他赠给我的礼物。”

罗勃抬起头,觉得很诧异。

“谁?院长吗?”

丈夫的眼睛盯住她的眼睛,她觉醒似的突然震动,感到小小的寒冷冰激自己面颊。她想回答,可是找不到半句话,她已被袭来的瘫痪扼住。

“但是,”他继续说,“你一直告诉我,这个戒指是你母亲留给你的。”

这一秒钟,她还能收回之前因忘掉一切所说出的那一句话。其实,她只要欢笑,玩弄点小把戏,就够了。可是她固执,她已丧失意识,不能再自主。

“没这回事。亲爱的,我从来没说过这个戒指是我的母亲留给我的。”

罗勃突然凝视她,他自己的脸色也变得苍白。

“怎么?你从来没对我说过这个吗?你曾对我说过不止二十次!……况且院长拿这个戒指送给你,并没有什么不好。他曾给你很多别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对我隐瞒?为什么撒谎说是你的母亲留给你的?”

“我并没有说是我的母亲留给我的。亲爱的,是你记错了。”

这固执实在是愚蠢的。她自己站不住脚,他已明显地看透她的心思。她想转口,重新吞下刚才的话,可是太迟了。她觉得自己的脸色已惨变,不顾理智,招认已从她的整个人品里显露出来。脸颊上的寒冷已侵占她的全部面孔,一种神经质的痉挛已抽动她的嘴唇。他样子很可怕,立刻捉住她的手腕,脸上突然变得绯红,就像他的脉管将爆炸,一直凝视她,让自己可以从她眼睛的惊骇和昏乱里,更清楚地看出她不高声说明的秘密。

“混帐家伙!”他嗫嚅说,“混帐家伙!”

她害怕,猜到拳头就要打来,便低下面孔,藏到自己的胳膊里。一件很小,很可怜和没有意义的事情,关于这戒指的几句对话,就因忘记了撒谎,竟引出无可否认的证据。只

要一分钟就够了。他很粗暴,把她推倒在床上,并随手打她两拳。三年内,他的手指没有弹过她一下,现在,在失去理智的暴怒里,他自己盲目昏醉,用从前推车的巨手拼命地打她。“混帐婊子!你曾同他睡觉!……同他睡觉!……同他睡觉!……”

这些重复的话语更加激起他的发狂,他喊一句,拳头打一下,仿佛要把他的话语打入她的皮肉。

“一个老头子的残骸,混帐婊子!……你曾同他睡觉!……同他睡觉!……”

他的声音被巨大的愤怒扼塞住,从而变成尖叫,再也喊不出来。直到她在打击的拳头下变得柔软,他才听见她说“没有”。她找不到别的庇护,她只想他不杀死她而极力否认。这叫声,这撒谎的固执,终于使他更加发狂。

“招认!你曾同他睡觉!”

“没有!没有!”

他重新捉住她,把她挟在胳膊里,她遮住面孔,就象要躲藏自己的可怜动物。重新跌到被子上。他强迫她注视他自己。

“招认!你曾同他睡觉!”

她尽力溜下,脱出他的掌握,立刻向门边跑去。他一跃重新扑到她身上,拳头向空中举起,异常愤怒,只一下,就将她打倒在桌子附近。他跳到她身边,用手抓住她的头发,把她“钉”在地上。他们就这样面对面看了一会儿,一动也不动。在可怖的静寂里,他们只听见陀凡涅小姐们的歌声和笑声传上来,她们的钢琴声敲得更凶,幸好,这闹声在下面,遏住他们争斗的声响。这是克蕾尔唱女孩子的圆舞曲,由苏菲亚竭力在伴唱。

“你曾同他睡觉。”

她不敢说没有,只好不回答。

“招认!你曾同他睡觉,混帐婊子!不然,我将剖开你的肚子!”

他或许会杀死她,她由他的目光里明显地看出跌倒在地上时,她曾瞥见新刀开着,放在桌子上;她还重新看见刀锋的闪光,她以为他已伸出胳膊。一种卑怯侵入她,她抛弃一切,不再维护自己,想尽快了结的念头催促她招认。

“那么,好!是的,这是真的,让我离开吧!”

于是,可怕极了。他那么粗暴要求的这一招认,像不可能的和奇特的事物,对他迎头一击。他似乎从未想过有这样无耻的丑事。他抓住她的头,和一只桌脚相碰,她挣扎。他拉住她的头发,穿过房间,撞翻了那里的几把椅子。每次她竭力想要再站起来,他总是重重的一拳,打她跌倒在地上。罗勃喘着气,咬着牙,尽量发泄野蛮和愚蠢的愤激。桌子被推撞,几乎翻倒火炉。食具橱的一角留下头发和血。他们被这丑恶的争斗所激怒。疲于打击和被打击,彼此变得蠢头蠢脑。又打到床边,她一直倒在地上乱滚,他却蹲着,依然捉住她的肩膀。他们喘着粗气,下面音乐仍然在继续,很响亮,年轻的笑声仍然不断传上来。

随着猛烈的摇动,罗勃拖起桑芙琳要她的背部靠到床木上。随后,跪着压在她身上。他终于开始说话了。

他不再打她,他不可抗拒地需要知道真情,提出种种问题质问她。







“这么说，你曾同他睡觉。婊子！……再说，再说你曾同这个老头子睡觉……几岁？嗯？你很小，很小的时候，不是吗？”

突然，她的眼泪急涌而下，哭泣得无法回答。

“混帐家伙！你愿意对我说吗？……嗯？你还不到十岁，这老头子就占有了你。你让他取乐。不是吗？就是为了这个，为了他的龌龊勾当，他才培养你。你说！混帐家伙！否则，我再揍你！”

她哭泣着，说不出一个字。他举起手，又打昏她三次。还得不到回答，于是，又抽了她几个耳光，重复他的问题。

“几岁？你快说啊，婊子！你还是不说吗？”

为什么再坚持呢？她的存在显然已从她的体内消灭。他会用他旧日工人的粗暴手指从她的胸膛里挖出她的心。质问仍然继续着，在如此羞辱和恐惧的颓丧里，她说了一切。她低声吐出的字句几乎听不见。他被猛烈的嫉妒咀嚼着。她所唤起的景象仿佛撕裂他的腑脏，感到极大的痛苦。他更加发狂，他总是感觉知道的不够，他要知道更多。就强迫她叙述细节，确定经过的事实。他耳朵贴近可怜女人的嘴边，拿他举起的拳头不停威胁她，如果她停止，立刻准备再揍她。他为这招认，忍受致命的酷刑。

陀恩维尔过去生活的全部，她的童年、少年时代重新舒展着。这在大花园的树丛深处吗？这在宫堡走廊的某一偏僻角落吗？那么，他的园丁故世以后，他保留她，叫人同他的女儿一起教养她的时候，院长就想到她吗？其他许多女孩子在她们的游戏中间，看他一出现，就马上逃去，而她，鼻子朝天，微笑着等着他经过时给她的面颊轻轻拍一下的那些日子，无疑的，这就已开始了。后来，她之所以胆敢面对面地同他说话，她之所以能从他身上得到一切，这不是她觉得自己是情妇吗？他，对别的人那么正经，那么严厉，他不是玩偷奸女仆的花样，享受得是他的淫乐吗？啊，龌龊的东西！这老头子，像祖父似的，邀得她的亲吻，看这女孩子长大起来，探摸她，每一时刻，都稍稍侵犯她，而没有耐心等待她成熟，这多么丑恶。

罗勃喘着气。

“总之，几岁？再说你几岁同他睡觉？”

“十六岁半。”

“你撒谎！”

撒谎？我的上帝！为什么？她心里充满莫大的自弃和厌倦，她只耸一耸肩膀。

“那么，第一次在哪里发生的？”

“在摩弗拉十字房子里。”

他犹疑一秒钟。他的嘴唇颤动着，一阵黄的微笑蒙混他的眼睛。

“我要你对我说，他同你干了什么？”

她哑然不答。随后，看他举起拳头，她才说：

“你不会相信我。”

“你说吧。……他一点也不能干什么，嗯？”

她点一点头，作为回答。的确是这样。于是，他急于想知道当时的景象，他要彻底认